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次山集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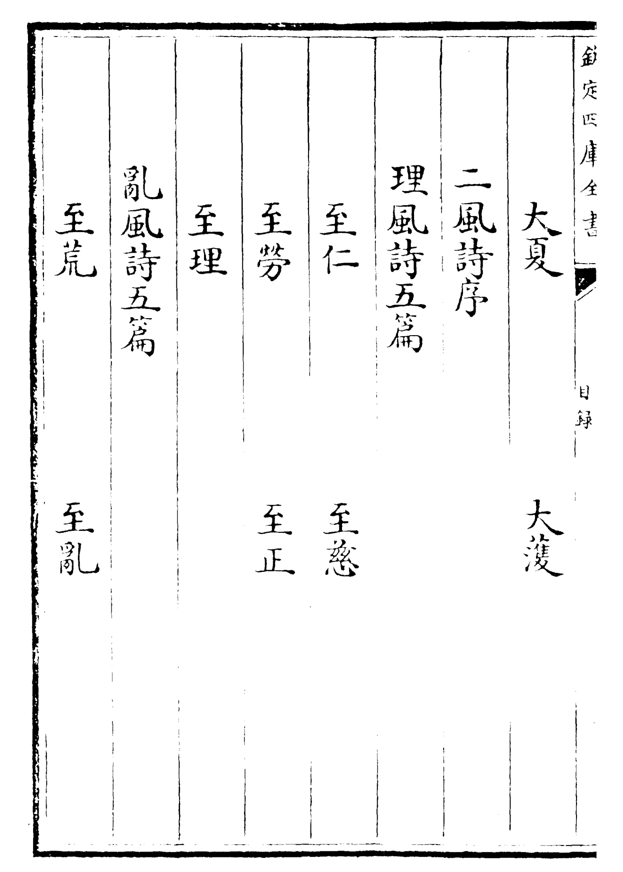
臣王杰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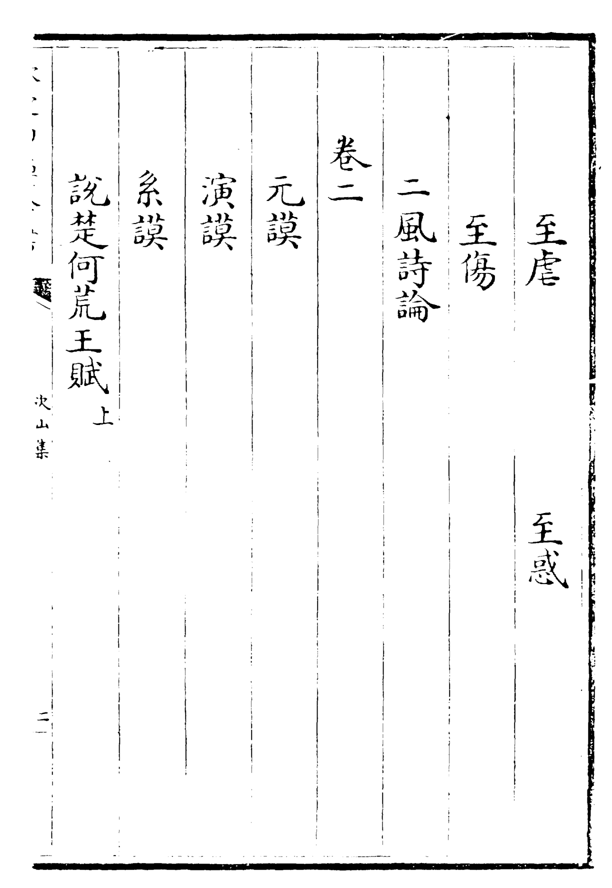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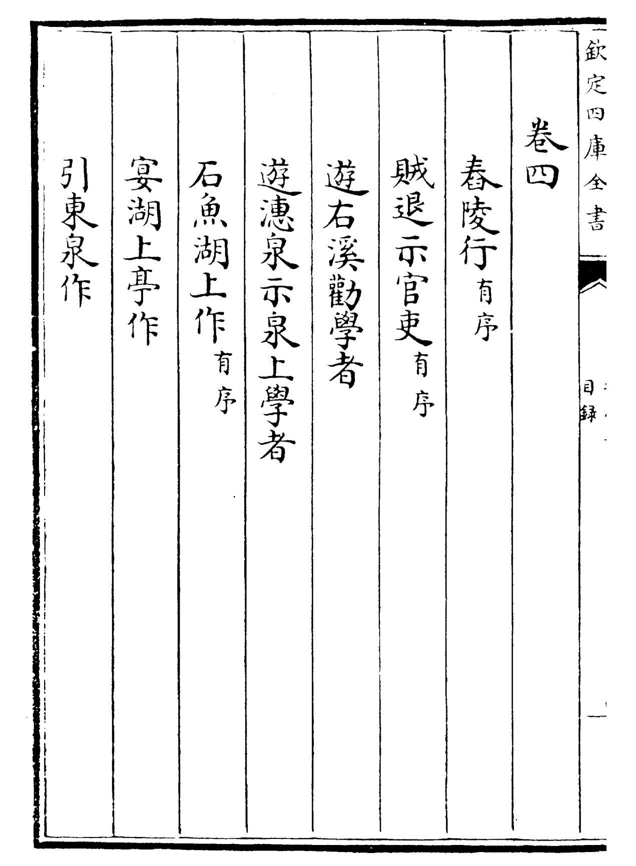
次山集目錄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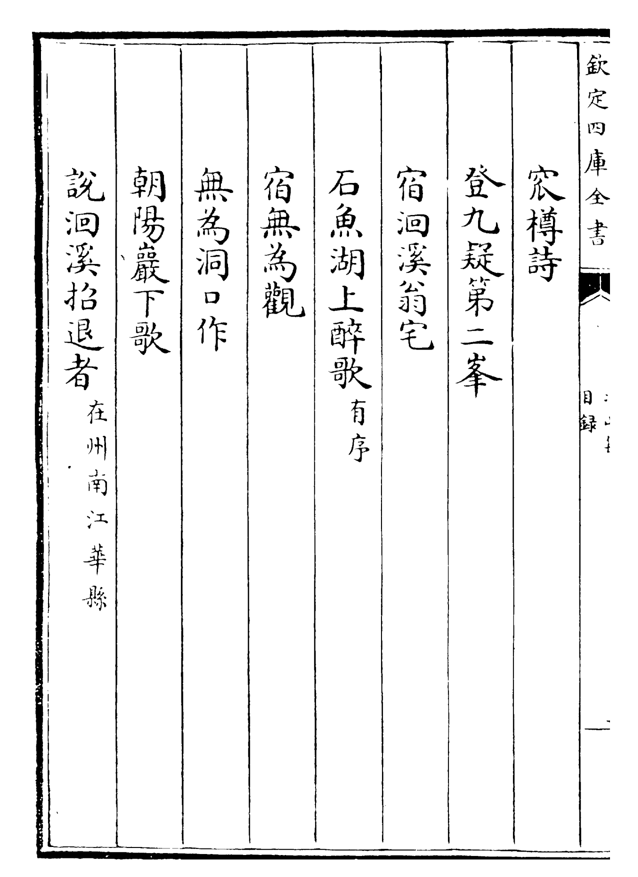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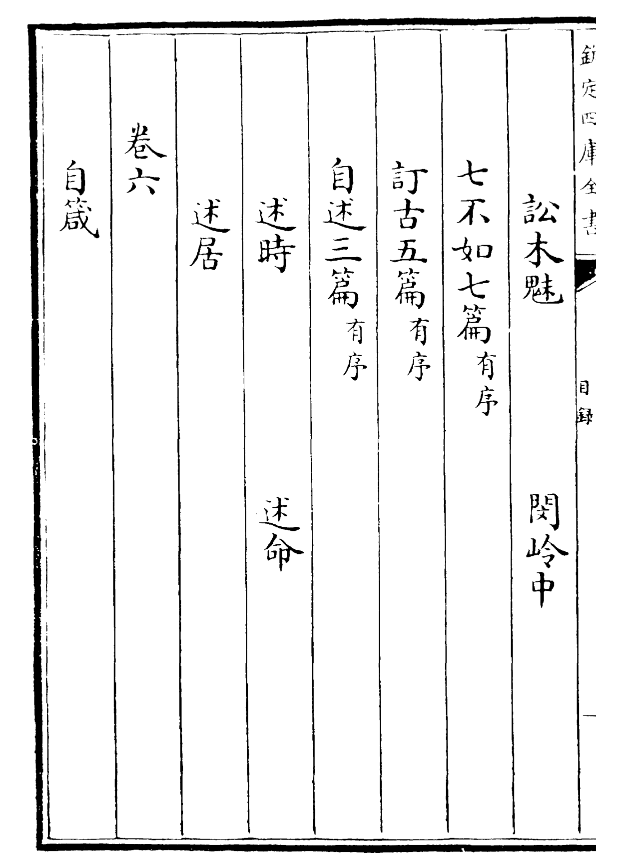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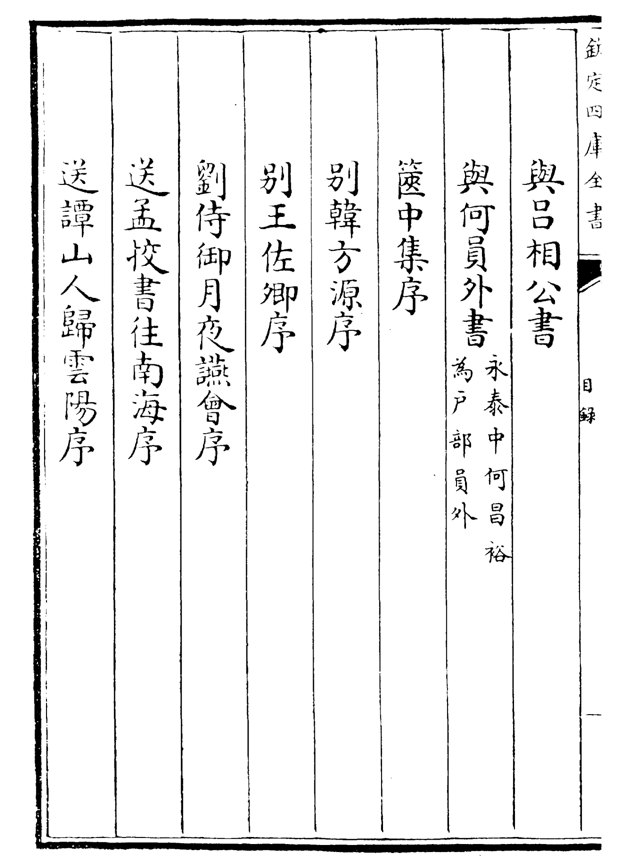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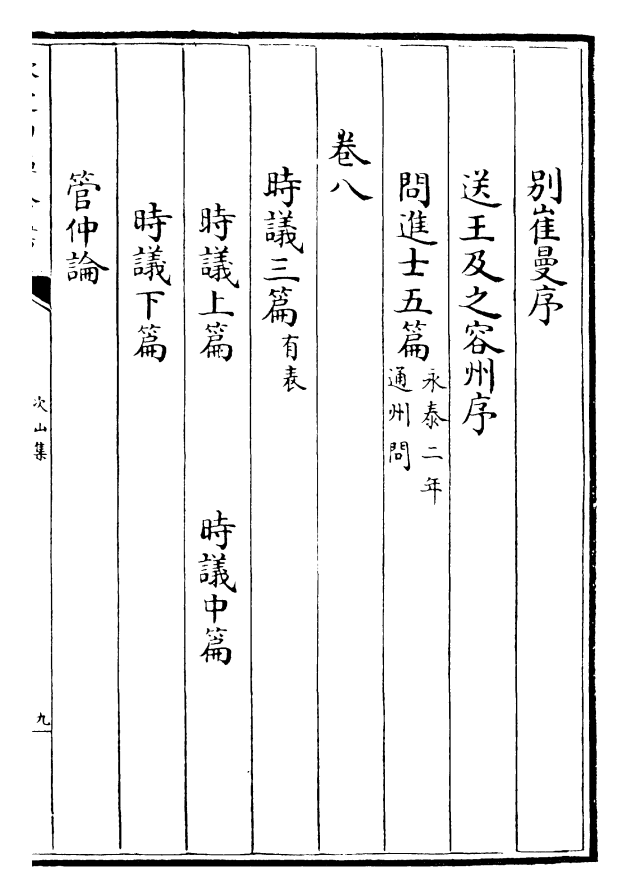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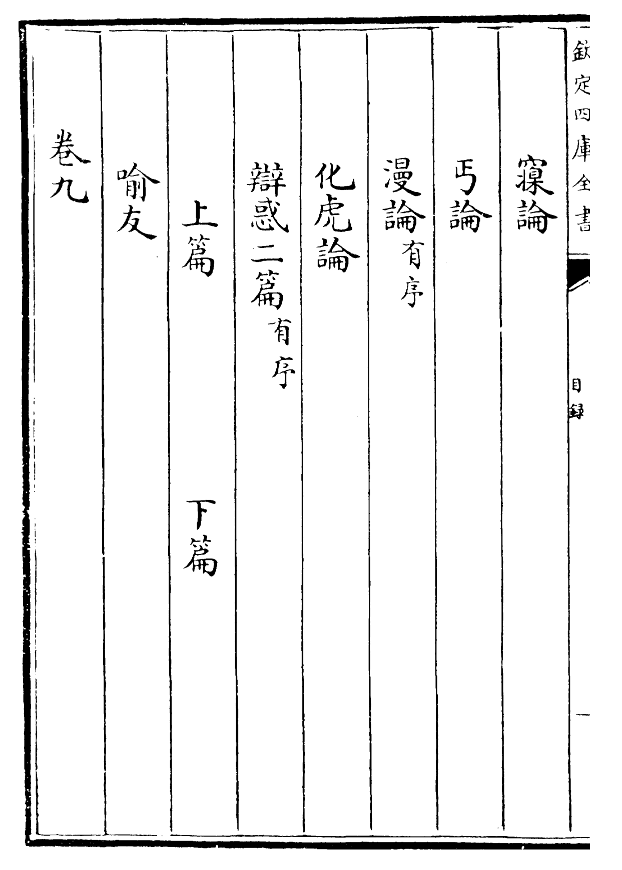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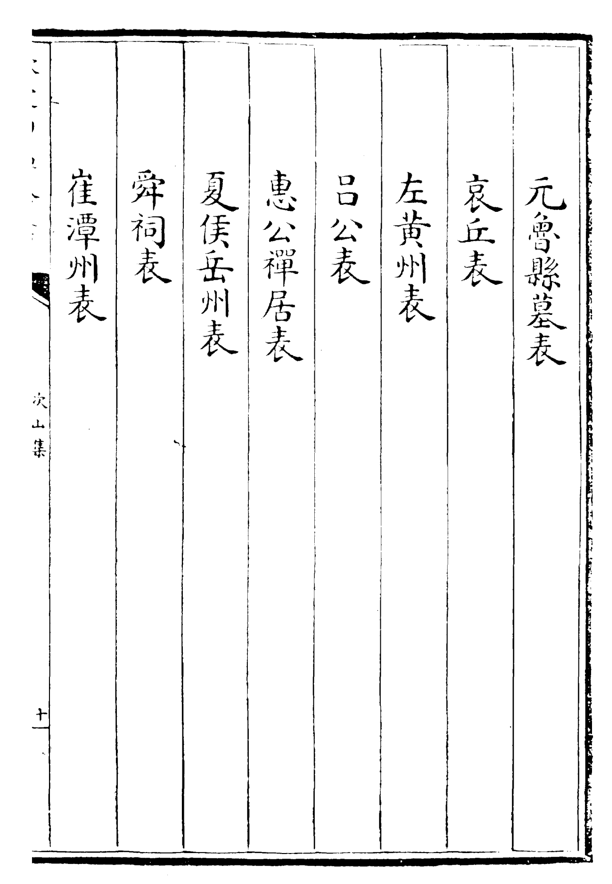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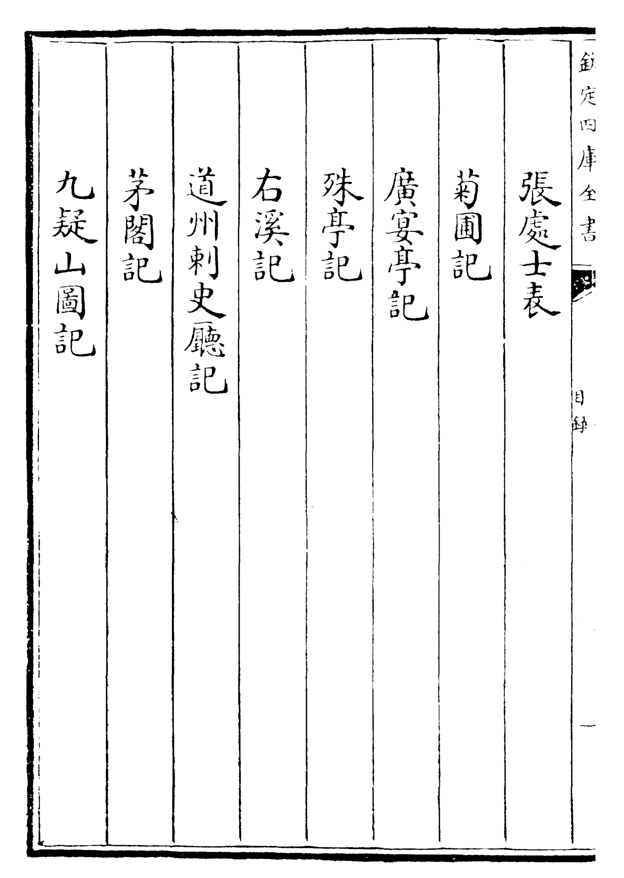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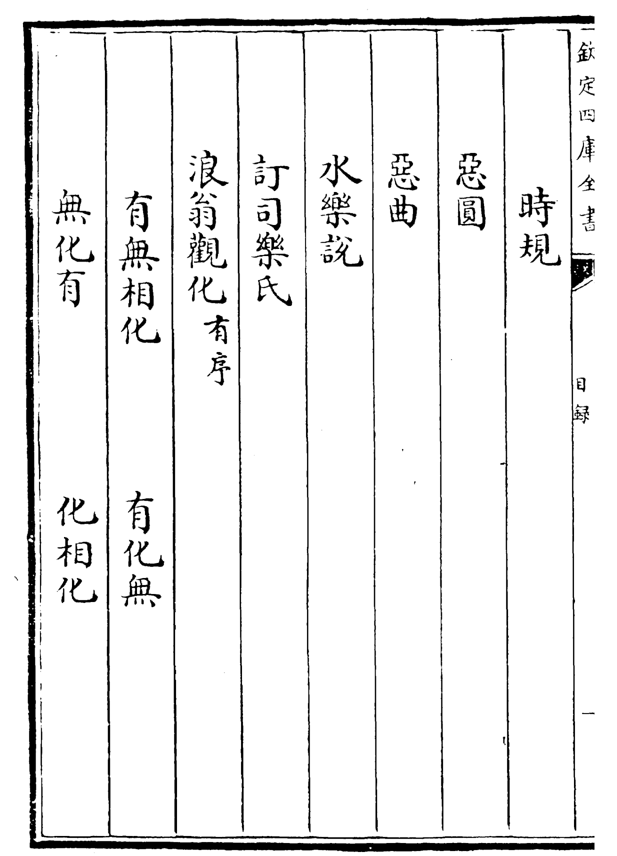




卷九







時化　　世化

卷十二 拾遺補

讓容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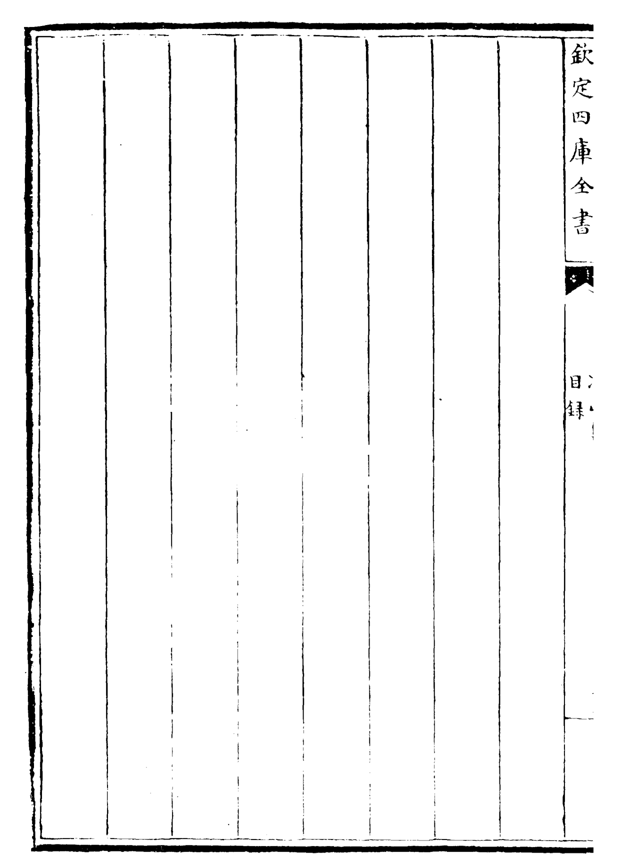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結字次山天寶十三載進士官至邕管經畧使結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為作序文編十卷李紓為作序又猗玗子一卷並見唐志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此本而書名卷數皆不合葢後人捃拾散佚而編之非其舊本觀洪邁䜟所記二十國事如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

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見于容齋隨筆者此本皆無之則其佚篇多矣結性不諧俗亦往往跡涉詭激初居商餘山稱元子及逃難猗玕因稱猗玕子又或稱浪士或稱聱叟或稱漫叟為官後稱漫郎頗類于古之狂者然制行高潔有閔時憂世之心文章亦戛戛自異力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舂陵行稱其可為天地萬物吐氣晁公

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髙似孫謂其文章竒古不蹈襲葢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為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嘗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其品題亦頗近實也乾隆四十一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四 集部

次山集卷一

唐 元結 撰

補樂歌十首 有序

自伏羲氏至於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無一作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一作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往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

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採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

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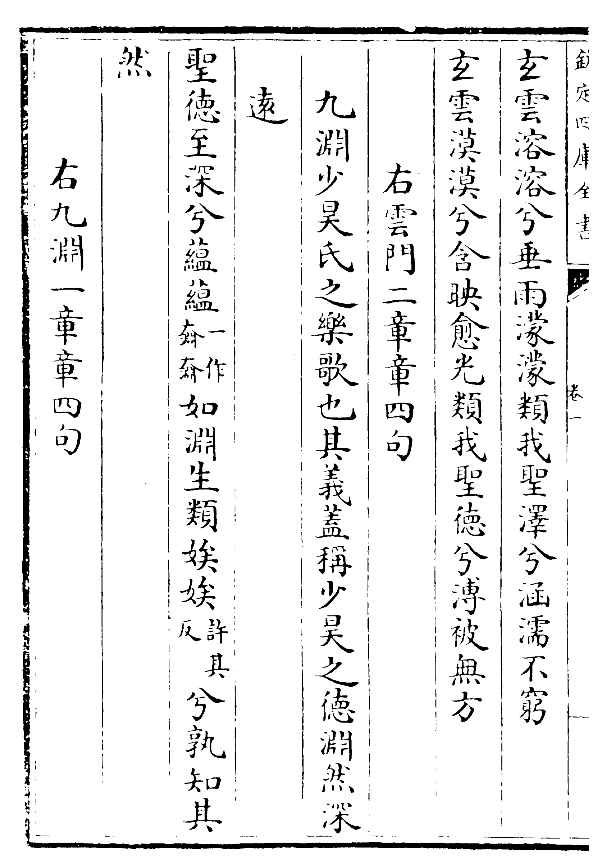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

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

玄雲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兮𧄍𧄍一作奫奫如淵生類娭娭許其反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滔滔根莖五德涵柔兮渢渢舊音容別本房戎切而生其生如何兮秞秞以周反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八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擊拊淙淙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

由六合兮英華渢渢

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𩙪𩙪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順之以先

元化浘浘音尾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

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

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

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乂兮野有封疆

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護育

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濩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有序

天寳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干司匭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于是歸于州里後三歳以多病習靜于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理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二章

猗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緼緼紆文反緼緼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貺

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瀛瀛如何不號許杲反不袍字與音皆未詳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為至慈之詩二章

至化之深兮猗猗娭娭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瀛瀛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其

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三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勤

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斁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儉

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圯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湮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為至正之詩一章

為君之道何以為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讜言則聽諂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為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為至理之詩一章
理何為兮系修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設
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嗚呼
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為至荒之詩一章

國有世謨仁信勤歟王實惛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諂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忍為此心敢正亡王永為世箴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為至亂之詩二章

嘻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令則可忘

嘻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為生人冤怨言

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惡不及故為至虐之詩二章

夫為君上兮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身一徇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乎哉

夫為君上兮兢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惑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

至於崩亡故為至惑之詩二章

賢聖為上兮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何

不思荒恣是為上下隅塞人神怨罯平反 敖敖惡無厭不

思顛墜

聖賢為上兮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何

反是以為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忍為禍

謨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盪之餘無惡不為也亂亡之由固在

累積故為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為乎將蠹枯矣無人救乎蠹枯

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為人君變為人奴為人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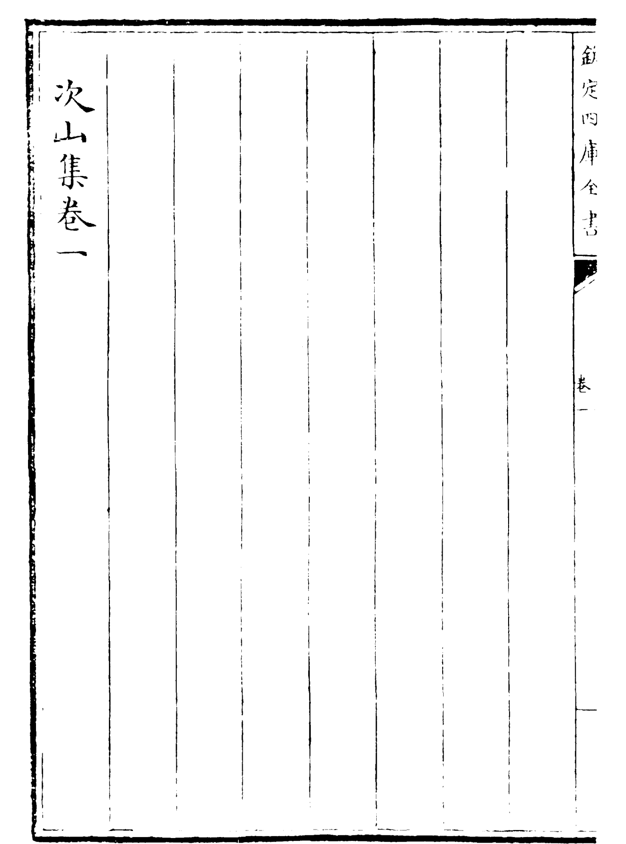
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為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以累於積故閔周赧為傷王

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次山集卷一

次山集卷二

唐　元結　撰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頹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

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恥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秉道施教修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頽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曳繼者先淫而後亂乃秉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憒凶此頽弊以亡之

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惄奴歷反然不娭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頽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惛惛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偽然後勤儉之風

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猗侇以脂反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頹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肱轉起邪詐變其娭娭驅令嗤嗤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讙讙囂囂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

逆而彌悖撣援[上式連反 下式元反]怰[illegible][上黃練反 下餘見反]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欸[於改反]然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騈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

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犄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溶油不可圂會盪𢋃胡廣反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敝不可積以繡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䑛不可煎熬珍怪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尚素朴不可駢錮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

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猒不可墻塹
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横
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
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
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技不追以驅
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娱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
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墻在備禮供侍以正
後宫不可寵貴妖艷惛好無窮其任用在技掄材能察

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誡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詼誕如此順之為明聖逆之為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坐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台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

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相用罛音孤釣之處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悉說請說湘江之流有礲盧紅反有瀧其至險也實迴山如鬬敧去其反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峮峒上去倫反下綺兢反峻東噴瀆觸沃衝回縈漩上方萬反下辭選反圯崖開谷故衆聲相喧積氣相昏藹於女於中二切聞深沉出入千里常如凝陰是以魚經其中皆鬣秃鱗脱肭休俱反舉眼也腮嚅煦忽為淵流瀛瀛油油蕴淳無聲凫嶼若

浮則有厭波濤湍險之苦者必於其間養鱗讓鬣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魚都君王齧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早父其思隘歟乃欲置吾於湘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可矣於是命造罛釣於是命造浮宮令罛釣所至淵無藏龍令浮宮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舤五忍反龍殿當居史端實灵郎丁切巫鬼祝女司宮侍何荒王而公族國卿莫得至焉宮有艎臺揭枝類擬天都薰珍鈿塗纓佩垂紆金珠玉爐蕭漻清冷苾馥芬敷

臣何荒王於此臺上與姙女嫮胡故反姝雙歌閑徐娭然自娛宮有觪敷容反堂艂巨禁反房舶古候館艨莫紅反郞載戲兒奴宮諧奴内臣宮老優倡及翫器不名戚徒弄反舟纜所繫維宮傍宮有䑃艫力丁反負土以為艫囿囿多夭草媚木淫禽醜獸宮有海艡徒紅反之䦨仡倔上許訖下衢物鮮懸左曰瑞風右曰祥烟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然後始為𪀚城匜宮屯備交戰禁御埜所今反羅攢峙其餘駭鯨之艆魯堂反飛龍之舫皀艋鶴舺所甲反羅宮上下者千里

相望浮宮可御而罛釣既成臣何荒王乃浮浮宮于都龍之漩泠出洞庭之南渶音英將觀蠻師夷父與漁者試罛釣於沅湘會浘无匪反臣何荒王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罛猶畜委釣未施已瀠洄淵洑周袤千里罛中之魚皆觸蹙鰕駭投跳委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華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鰉肘釣髀傍禮反䥖鵬騰鵄躍潛深錯摖下蘇合反人叢在水中貌得怪魚狀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

之喜曰吾國無有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館為拘我之邸山澤鷹犬為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歸學而主君史証之盛反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為浮司不為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為浮家共為浮鄉者復方六男子能湍游上下者為王賓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為王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户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嗚

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宫罘釣令臣下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為心指此為箴

說楚何惑王賦中

寵王矚音宇驚貌以音訓考之當作矚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有之甚妖怪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為吾說之對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鼓實有天䰢力丁反扣之歌舞聲媚

金石韻便宮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吏証曰不
可臣所不欲説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歟臣請備説
其可好予昔臣何惑王用闍嬖之謀肆極荒淫更經年
嵗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臣妾借喻其心然
後云獲非霎女撫鼓而天䰠不舞非霎女引和而天䰠
不歌天䰠舞一容化一分眄一祥襜一宛袂臣何惑王
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醇酎而不知所制天䰠歌一化顔
一主顧一吏聲一換氣臣何惑王聽之娭娭懿懿若巳

酣昏而不知所至天天魑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始霽時雨天魑不歌舞臣何惑王心若已喪而頹壞不主嗚呼天魑惑人至此嗚呼天魑媢人至斯加有魑顲婢真反甡所中反甡輔之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不為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嫈嬿上烏營下以成嫰嫮及雯娶未笄将齬語居反将齯魚兮反将嬩與魚反将嫛烏嵇反可喜美者母姨負抱姑姊引提詣於王宮宇籍王閨然後割楚國廟右為天魑作宮分楚國社

陽為醜顏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其
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悲咨宂怨曰苦其毒其臣何惑王
尚熙懊敖娛曰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溺於
天醜惑於醜顏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命其令且
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醜樂之節數充寡
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至於母姨姑
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為世榮令行逾月楚俗皆化女忘
蚕織男忘耕稼里開學歌之館鄉築教舞之榭遂使黃

鍾大呂生溺惑之聲孤竹空桑起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鑿顛覆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好則妖惡之物所為又怪醜之事義軒之耳必不肯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挾玉鼓與䰠樂使閽尹抱天宴䰠顏鎖以金索繫於石人沉之深淵飛檝而旋

說楚何惽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為浮宫䰠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

國有甚於是昔臣何悟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姦肆佞肆兇肆惡臣何悟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乃嘆曰嗚呼堯實皐帝禹實隷王殷周君長并夫可方焉有憯然勞苦而為人主焉有監然九州而列封諸侯吾必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為欲世世臣臣此臣何悟王所云又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之名號列宮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極變化徵驗怪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厭怠思計所為度國土之不大料財

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人民聽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鉗孤而鬻始令國中絕人謗讟贊諆者倿敢諫者族其令朝行其俗暮改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諂媚相與千顏一容野有忠臣負符矯謁偽為齊客紿而証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踟躕路隅不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鰥

寡悍孤或見凶侈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已臣何惛王曰然乎謂何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植姦佞駢生能焇殆上相焦下音枯仁惠冒蓋聰明令巧媚得口為矛戟令姦凶得心為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神發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蜀於牢圈實恐君王已暴夫乾枯君王如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為荒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惛王於是眄容而慚撫身而哀仰為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為臣化心心化身身

化化人嗚呼遮化之道在制於内外外之入也有視聽
言聞内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應必有禍福臣何
惛王聞之譏居化心諷誦斯言終身為箴遂罷已成之
寢未成之謀廢所費之官復所鬻之孤敢諫者俟賛
者誅君史言已王客捧酒為寵王壽起而賛曰君史
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示鑒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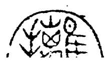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張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次山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六 集部

次山集卷三

唐　元結　撰

閔荒詩一首 有序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冤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冤怨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居

常恥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峯崿生回溝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流船艦狀龍鷁若負宫闕浮荒娱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城已為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宛愁四海非天獄何為非天囚天囚正凶忍為我萬姓讎人將引天彭人將持天鏤上所監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絶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為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

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惛惛誰與儔

系樂府十二首 有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為詩十二篇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耶戲(音喑)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鷂於反都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躕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戎狄鄉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躭此亡純朴爾爲外方客何爲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羇愁爲愁亦何爾自請説此由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常聞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欸乃曲 欸音襖乃音靄棹船之聲

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為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為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閒恣耽欲清和存王母潛頀胡故反無亂黷誰正好長生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將論草木患欲説昆蟲苦巡迴宫闕傍其意無由吐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為惠恩如可謝古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冤悲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容全獨竟何辭心非膏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宫四詠

石宫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宫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熈清陰

石宫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宫冬日暖暖日宜温泉晨光静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党評事有序

大理評事党曄好閒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跼身班次中常竊愧恥焉加

以久荒浪惛愚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勤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恵君子恕之識見偏且欲因我心順為理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隨所便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禪

與党侍御 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為監察御史党茂宗罷大理評事次山愛其高尚曽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殿中茂宗巳受監察摽茂宗嘗相誚戲之意又作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為誰高人党茂宗復來官憲司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及吾汙冠冕茂宗方矯時誚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令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為若云吾有蓋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轅有修轍馭者令爾馳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嗟嗟党茂宗可為識者規

寄源休有序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為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南久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神與反所懷以寄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為吏況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歲境外為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為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瀼溪鄰里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瀼溪上元二年領荆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瀼溪鄰里不得如往時相見遊又知瀼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峰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冤終以瀼濱訟無令天下論

喻瀼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況曾經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

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濵自棄同芻糞往在
乾元初聖人啟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埀清問敢誦王
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
官曽與專征印兵家未曽學榮利非所狥偶得兇醜降
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慙恥言可盡請取寃者辭為
吾忝官引寃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寃辭何者悲生人
盡鋒刃寃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寃辭何者深孤弱亦
哀恨無謀救寃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

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峯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裴雲客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為事來家樊水陰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雲客

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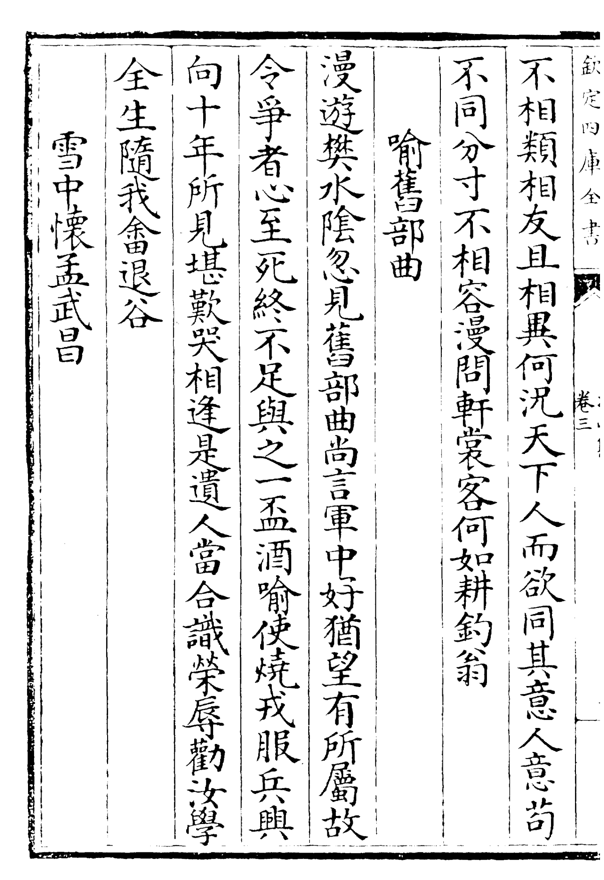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閉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覺為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灾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鶯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卒

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皇天復何忍更
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
胷中亂山禽饑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為冰寒水近
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
雲

漫問相里黄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公
為二千石我為山海客志業豈不安今已殊名跡相里



不相類相友且相輿何況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茍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盃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畬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歳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蕈生木上燒柴為温酒煑鱖為作瀋尸甚反羹汁客亦愛杯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為攝官

山澤多饑人閭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斂何時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近年

更長吏數月未為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為辱歡為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為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有序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抔湖銘指曰為人厭者勿泛抔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為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抔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抔湖澄清漪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堦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欹石

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絶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抔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主人既多閒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誰能守

纓佩日與安惠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為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愞豈欲皂

櫪中爭食麮與䴸麮糠中可食者下没反牛馬食餘草節曰䴸下諫反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玆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嗅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筭閑君勸我意為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為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漫歌八曲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為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為大回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横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為小回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叔閑

漫叟韋氏甥直者漫叟長子也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橈正者隨弱翁叔靜

漫叟李氏甥正者漫叟次子也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非酒徒即為惡客還家亦少酣

次山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七 集部

次山集卷四

唐 元結 撰

春陵行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户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

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

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絕言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

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令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右溪勸學者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怪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㶁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㶁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瀾涵階除松竹蔭幽徑清源湧坐隅築塘

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愜心則
自適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 有序

漫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
以腒舉魚反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
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
鐫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兒

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盥漱快意無比焉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窓幽水石怪異尤難狀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稀杯浮上揺漾遠風入簾幕淅瀝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鳧溶瀛滿湖浪朝來暮忘

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衆源發淵竇殊怪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瀰瀰孚袁反在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逢吾欲解纓佩便為泉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喜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白雲亭長

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縈回隨郡城九疑千萬峯嵺㟯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户娟娟如鏡明何人病惛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㴆陽亭作有序

初得㴆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檐霤又得石渠泉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㴆陽亭

問吾常讌息泉上何處好獨有㴆陽亭令人可終老前

軒臨漶泉憑几漱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有時出東戸更欲檐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夆石若鱗次敧垂復旋回為我引漶泉泠泠檐下來天寒宜泉温泉寒宜大暑誰到漶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讌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熈天正𦖋平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曈曈日始明徒紅反始欲生夜寒閉牕戸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崖聞水

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逸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
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内厭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焉誰
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峯軒户前清渠
匝庭堂出門仍灌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巔引望見
何處逶迤隴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巖高曖華
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遠近但覺多洄淵晝遊興未盡

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昏漱寒泉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無或畢婚嫁竟為俗務牽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縈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疎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覩茅閣成始覺形勝殊憑軒望熊湘雲樹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客有在中

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歟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乎請達謠頌聲願公且踟蹰

劉侍御月夜讌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蹰為故人且復停歸船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娱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别孟校書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方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躅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饒為人有是夫黜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所拘忽然逢知已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賦來江湖人皆悉

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公能獨寛

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謡為公伏奏書但恐抵忌諱

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隅

窊樽詩

嶢嶢小山石數峰對窊亭窊石堪為樽狀類不可名巡

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豈無

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醒醉在

樽畔始為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堦

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冐檐楹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洒堂貯醲器户牖皆罌缾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登九疑第二峯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譙坐餌金丹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洄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茅舍怪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石魚湖上醉歌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洺酒徒歴歴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峯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家十里飛泉遶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來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山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去
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
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悶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夾湘岸
巖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
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

說洄溪招退者在州南江華縣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裏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溪邊老翁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米無藥無方向人語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蘇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洄溪翁誰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挼竿來泊丹崖下

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山引寒泉

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烏飛林間往往隨風作霧雨

濕人巾屨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棄官幾年崖下家兒

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車吾將求退與翁遊學

翁歌醉在魚舟官吏隨人往未得却望丹崖慙復羞

欸乃曲五首有序

大歷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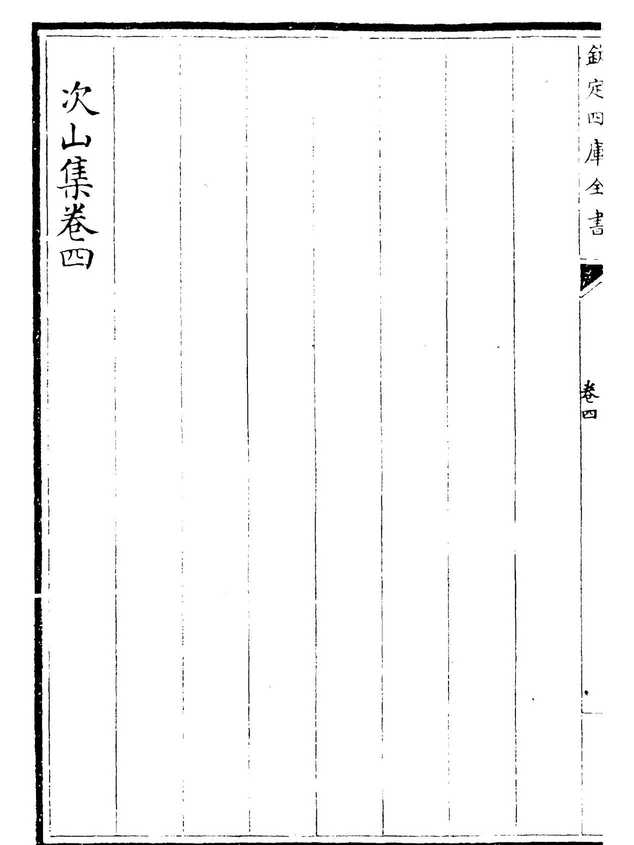
不進作欵乃五曲舟子唱之葢欲取適於道路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閒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輕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巔堪自逸
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
應絕高人乘興船


次山集卷四

次山集卷五

唐 元結 撰

引極三首 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莽莫郎反兮杳泱烏朗反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

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忙招反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慅蘇遭反[忄咠]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羾古送反揖元氣兮本深實湌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眇嶔岑雲溶溶兮木棽棽中何有兮人不覩遠歌差兮閟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虎豹超

阻絕兮凌趠諸教反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真

懐潛居

海浩淼兮汩洪溶流醞醞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聞深溢漭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藐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鯤龍激流湖浪反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有序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豢龍氏祠大帝所立祠在

少餘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祠訟閔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顛山屹屺兮水淪漣祠之瀨洛代反墮壞也兮眇何年木修修兮草鮮鮮嗟魑魅兮淫厲自古昔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予顧致夫精誠久惕奴歷反兮恍恍龍處反招摺擩郎丁反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飀飀吹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閒

初祀

山之乳兮葺太祠木孫為桷兮木毋榱雲纓為榾莫到門反樞之横梁兮愚木栖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水蘭兮蒔市之反糅蒍被弱草兮禘礿聠仡許訖反渾洪兮馥闐闐管化石兮洞剞天翹修釤兮棹蕪殳靈巫謑力軌反兮舞顒于蘮天鮮羊至反字音皆未詳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秈相然反與太靈兮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岑兮俯幽谷心悴悴倉卒反兮念羣木見㰁栲兮相陰覆憐㮰榕上七林下余封兮不豐茂見榛梗之森梢閔樅檑上土恭下甫元兮合蠹楫以八反橈橈女教反兮未堅樟韋鬼反根根力唐反兮可屈榓美五反林樽上而寸下茲損兮不香拔丰茸兮巴實豈元化之不均兮非雨露之偏殊諒理性之不等於順時兮不如瘱於計反吾心以冥想終念此兮不怡佁徒亢反以書義考予莫識天地之意兮願截惡木之根傾梟之當作伺獍之古巢取闕童以為薪割大木使飛焰谿枯腐之燒

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恥夫善惡之相紛且欲畚三河之膏壤裡濟水之清漣將封灌乎善木令橚橚息逐反以梴梴丑然反尚畏乎衆善之未茂兮為衆惡之所兆凌思聚義以為曹令敷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兮吾將出於南荒求壽藤與燔木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神樫與堅香且憂顒之翩翩又愁猻以主反之奔馳及陰陽兮不和惡此土之失時令神樫兮不茂使堅香兮不滋重嗟惋兮何補每齋心以精意切援祝於神

明冀感通於天地猶恐衆妖兮木魅魍魎兮山精上誤惑於靈心經紿于言兮不聽敢引佩以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閔嶺中

羣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嶺中彼嶺中兮何有有天含之玉峯殊閟絶之極顛上閶𡺮乎翠茸欲採之以將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蕰蕰兮絶棧士眼反岌岌非梯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馮託乎阻修常

闕

儗儗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愁彼妖精兮變怪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何如兮不苦欲仗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懹懹兮悽惋上力膺下烏段郤遲迴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為永惟若不可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篻莫招反以為矢絃毋筱以周反以為弧化毒銅以為戟刺棘竹以為殳得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舂刺乎惡毒又引射夫妖怪盡羣類兮使無令善仁兮不害然後採榎榕以駕深收樅槵胡桂反兮梯險躋

予身之飄飄承予歩之跌跌_{以冉反}入岭中而登玉峯極閟絶而求翠茸將吾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馬如龍獨翳蔽於山顛久低回而慍瘀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今無將與身而皆亡豈言之而巳乎

七不如七篇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静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_{他丁反}如是

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纐(以淺反)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廄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爲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戲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爲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静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圎曲溺於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忍於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污忍於病廢者爾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刼篡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之意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鬬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宛怨而聞嫌妬其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患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在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叅叅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惑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為述居一篇因刋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絶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于四海四海之内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葉于兹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隷菡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説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紓性情

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綺羅當稱況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厭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縕純周周仲仲瘱於計反然全真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娭大和足矣如戚促蚩諸稱脂反封蒙逷滅慕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

鎔不可使為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然巴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喏（如酌反敬言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

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强哉不可强也不可强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强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百畝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潨職隆反水合匯于湀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

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予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兼脩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為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次山集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周蘅華